

ENGLISH STUDIES AND TEACHING

英语教学与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编

知识出版社

ENGLISH STUDIES AND TEACHING

英语教学与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编

SSDYYYWXX

2

H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490744



知识出版社

赠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教学与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编. —北京:知识出版社, 2002. 6

ISBN 7-5015-3424-1

I. 英… II. 首… III. 英语—教学研究—文集
IV. H31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507 号

英语教学与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编

出版发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100037)

本社网址:<http://www.ec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230

印 张:11.125

字 数:278 千字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2000 册

ISBN 7-5015-3424-1/H·135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一、英美文学与文学理论

小说的自身创造

- 安德森的《林中之死》的元小说特征…………… 封一函(1)
- 麦琪之旅:艾略特的宗教与象征…………… 封一函(14)
- 文学类型的模糊性…………… 封一函(24)
- 桑塔格的后现代艺术观:对《“矫情”笔记》的解读
…………… 王秋海(32)
- 关于艺术典型的真实性及其塑造规律…………… 赵 桐(38)
- 什克洛夫斯基和形式主义…………… 朱映华(46)
- 《老人与海》的叙事技巧…………… 张 清(52)

二、英语语言与文化

- 从动物设喻的联想看英汉文化异同…………… 刘晓天(57)
- 从标记、大小、褒贬看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 刘晓天(62)
- 十年苦读,为何“张不开口”
——中国人英语口语教学之我见…………… 刘亚平(67)
- 英语广告的语篇效应…………… 谢福之(81)
- 语汇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 韩 梅(89)
- 新闻导语写法分析…………… 刘安荔(97)
- 语言选择过程中的动态顺应…………… 成亚君(102)
- 从第二语言产出机制看影响口语流利性的因素
…………… 陈旭日(106)
- 英汉被动句初探…………… 卢峭梅(111)

三、英汉翻译与教学

教室网络中的交互式翻译教学·····	封一函(125)
简议英译汉的几种技巧·····	成亚君(135)
英译汉中文化特性的处理·····	樊 英(142)
语用学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樊 英(148)
图式理论对高级口语翻译教学的指导意义·····	陈旭日(152)
论西化翻译·····	何 宁(158)

四、英语测试

标准化水平考试的价值取向·····	刘亚平(164)
计算机适应性语言考试的切入点·····	刘亚平(175)
完形填空测验及其在教学中的作用·····	张 丽(181)
标准化水平考试中的常识题·····	赵 岚(187)
突破雅思听力考试的瓶颈·····	杜小鹏(193)
词汇量和词汇测试·····	封一函 陈旭日(205)
浅析影响学生通过专业英语四级考试的几点因素 ·····	连 煦(208)

五、英语教学法

高年级教学改革回顾与展望·····	谢福之(215)
沉默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与教学实践 ·····	刘晓天 陈旭日(219)
日常英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 ——设计有效的课堂活动以提高学生对中西 文化差异的认识·····	刘晓红(226)
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建设的设想与实践 ·····	谢福之 陈旭日 秦晓星 卢峭梅(236)
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两个重要环节·····	赵 岚(239)
非虚构性写作与实地调查·····	赵 岚(243)
大学一年级英语精读课全方位教学模式初探·····	何 宁(251)
学生互换周记在写作课中的应用·····	孙红玖(267)

语法课教授方式初探·····	贾旻蒂(275)
成教零起点听力训练教法初探·····	费云枫 张 萍(279)
外语基础课如何为高年级专业课铺路·····	吕纪文(284)
中国学生口头英语中的语法错误·····	符晓明(289)
浅谈高级英语阅读教程(试用本)的编撰宗旨与 实践·····	刘善红(295)
试议开设“英美音乐与文化”选修课的意义及授 课思路·····	刘善红(304)
以课堂活动为基础的语法教学 ——同时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和交际能力·····	鲍晓莹(315)
如何使商务英语课程更加实用有效·····	张 静(324)
让精读课沸腾起来 ——浅析如何启发非英语专业学生参加课堂 口语活动·····	秦晓星(328)
计算机和网络辅助英语听力学习·····	陈 璞(345)

一、英美文学与文学理论

小说的自身创造

——安德森的《林中之死》的元小说特征

封一涵

摘 要:美国现代小说模式的先驱舍伍德·安德森的《林中之死》并非属于心理或道德类风格。他所追求的不是情节,而是更难捉摸的形式。首先,他旨在通过简洁的语言激起某种复杂的感觉并以此加强戏剧性效果;再者,故事产生的缓慢过程导致了以死为终结的一切自然事物的最终统一。读者进入了与叙事者相似的认识过程,并与他一起与另一种生命相构通。故事所要表现的不是寓意而是追求或理解寓意的过程。本文试图采用解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对安德森的代表作进行剖析,不仅以此寻找理解安德森的切入点,而且提出了“元小说”这一概念。

关键词:现实、想像、元小说、形式、解构主义

文学批评家们通常都极为关注文学艺术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被福克纳誉为“当代美国作家之父和美国文学传统之先驱”的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就是一位既不满足于对现实的表现,也不满足于自然主义作家所崇尚的宿命论主题的杰出的现代派小说家。安德森在他的 *A Story Teller's Story* (1924) 一书中对当时美国短篇小说的倾向发出了感叹,他批评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故事必须围绕情节展开,必须具备道德价值,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或“造就良民”。安德森所追求的是某种形式,是一种更难以捉摸,也更难以得到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安德森在“形式”

(form)方面所做的大量尝试,特别是被视为同时代最具穿透力的短篇小说《林中之死》,确立了他在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史上的先导地位。尽管本文的讨论不会像安德森对待他的作品那样“晦涩和难以捉摸”,但在此必须强调一点: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所批评对象的不确定性的诠释。所谓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指形式主义批评观所理解的模棱两可。事实上,《林中之死》的形式所包含的本已存在的无限的可能性以及形式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含义,赋予了该小说以特殊的文学价值。

寓意的极致美

格雷戈里(Horace Gregory)认为,安德森笔下看似睡态的死亡使人想起雪莱的 *Queen Mab*。有很多批评家都发现了安德森与惠特曼的相似之处:安德森小说中的各种形象的组合犹如是把音乐主题编织成为美妙的富有诗意的织品。他们认为,该小说中的一些观念性的和技术性的要素可能来自惠特曼,甚至来自杰克·伦敦的荒野故事。除此之外,与世隔绝和偏僻执迷使人联想到欧文·霍桑和爱伦坡的作品。但安德森有其独到之处。帕平查克(Robert Allen Papinchak)指出:“安德森不愿意顺应美国短篇小说的方向,他发展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模式,赋予这种文学体裁以新的形式和内容。”(Papinchak, *Preface I*)这种评价有助于我们对安德森另眼相看,从而有可能真正进入安德森的世界。

安德森的这篇小说花了他十年的心血。他写了又扔,扔了又写。用柯里(Martha Mulroy Curry)的话说,他像“情人在向一位女子苦苦求爱”(Curry, 28)。安德森终于在1926年把这位孤苦伶仃的老妇在寒冬中死去的情景以及她一生的经历编成了故事。有些评论家们认为,安德森总是相信想像必须以现实为养分,否则就会“枯竭”。“《林中之死》是在讲述奇形怪状的想像如何在一遍又一遍围绕某个具体事件之时发挥其魔力,最终把现实经历的杂乱秩序转变成艺术。”(Small, 349)《林中之死》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作者

本人的生活回忆。通常认为安德森的母亲是格兰姆斯太太的原型：忠厚无私，默默无闻，过度劳累而早逝。安德森的母亲就曾在德国人开的农场干过活。作者本人在少年时代的观淫经历也在小说中得到反映。科尔基德(Claré Colquitt)在他的“*The Reader as Voyer*”一文中尖锐地指出：“……男人的目标超越纯粹的肉体并且只有在艺术中才发现完美的表达。”(Colquitt, 176)这用来指安德森的《林中之死》是再确切不过了。安德森在童年时代曾有一次从窗户中偷看少女在炉前脱衣服，后来又见过一位裸体少女躺在手术台上。安德森在 *Letters* 一书中写道：“除了艺术家的目的和女人的目的，别无其他目的。艺术家旨在通过生命、自然和事物的潜在形式来激活生命形式，如同女人通过她们的肉体来达到同一目的。”(Anderson, *Letters*, 192)最后，他在伊利诺伊曾有过一次超现实的奇怪经历，这成了创作《林中之死》的最初动因。有一次他带着一群家人在洒满月光的树林里行走，途中当他躺在林中的雪地里沉思片刻时，他惊奇地发现那群狗正围着他奔跑。

追溯故事的起源有助于我们思考两个涉及到理解故事的神秘性的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我们注意到，故事发展的缓慢节奏不仅营造了非常神秘的气氛，而且逐步把故事引向高潮；更重要的是，安德森求得了一切自然事物最终的统一，并以死亡为终结。格兰姆斯太太是一位被自己所遇到的男人们误解、抛弃和歧视、甘愿忍受痛苦的女人。就像安德森笔下几十个女性形象那样，这个女人在少女时代和年轻时也激起了男人的情感和情欲。然而男人使她失去了她作为女人所具有的能力，她所受到的性摧残教育了她。她用自己的一切去侍服别人，却没有得到养分来滋养她的灵魂。死亡使她变成了一尊雕塑般的形象，象征着理想化的极致美和魔幻般的精神升华。这一切都有助于加强总体的效果，即斯莫尔所说的某种“潜在的等级平行”，这两者分别是女人把喂养动物作为最终目的和创造艺术美作为男叙事人的最终目的。斯莫尔使用“等级平行”(hierarchical parallel)这一词语是指《林中之死》不仅注

重营造寂静气氛和描写人的身心遭受蹂躏和摧残,而且着意发掘心灵深处某种具有耐久性的力量,即把人类生存中的凡俗的痛苦折磨编织成故事,就像音乐那样能使破损的心灵得到升华。正如作者所说的,“在想像世界中,生命以缓慢的运动速度和许多等级分解成丑和美。活着的一切和死去的一切互相对立……所有道德寓意都成了纯粹的美的问题”(Anderson, *A Story Teller's Story*, 78)。毫无疑问,以那位老妇变成了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子作为高潮,故事在神秘月光的衬托下以其渐渐展示的美深深感动了读者。

如果这样去解释这篇小说的神秘吸引力,那么我们可以把《林中之死》归于心理类或寓意类小说。但这样做的结果反倒会使我们对作品寓意的确定性提出疑问。按照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任何人想在文字表达中找到单一和正确的寓意只会被束缚于“对”与“错”、“正确”与“不正确”的对立理解中,只会在接受某种理解的同时去否认或区分另一种理解。换句话说,文字表述不区分“A”和“B”,而只区分“A”和“Not-A”,强调“A”和“Not-A”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据此,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林中之死》的价值不在于寓意的魔力,那又会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把视线转向产生这种寓意的魔幻般的形式?神秘的寓意和魔幻般的形式并不对立,它们互相取代,互相掩盖,又互相依赖。

晦涩的简明性

形式主义批评家们认为,艺术创造的外在形式甚至可以比艺术的表现内容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用来指《林中之死》尤为适合。阅读这篇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故事可以从多方面感受到形式的魔力,但它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安德森刻意追求的简明性同时体现在语言和情节中。从这一点来看,他和华兹华斯有着明显的相似。当我们谈及简明性,我们通常会有传统的解释:富有田园情趣的乡村生活、优美和永恒的自然形式、易读易懂的简洁话语、发自内心

的幽幽情感、真挚的热情和超验的唤起。正如华兹沃斯一样，安德森热爱自然，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以自然的面貌出现。故事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没有对话，甚至叙述人的语言也是非常直白和简明。

然而，对朴素、单纯和简明性的理解不仅仅如此而已。如果把语言的简明性解释为比刻意和难以捉摸的表达更具有永恒意义和更易令人思考，这是毫不为过的。这并非是要把简明性神秘化。德里达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经典 *Grammatology* 中专门讨论了琼-雅克(Jean-Jacques)，“琼-雅克在写作中回避。可事实上相反，他隐藏自身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身……写作的艺术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对存在进行最大的象征主义重组而做出的一种牺牲。”(Derrida, 142-143)不管是原有的还是随着作者的情感和思维而来，都不可能避免动机和目的。所谓的简明性可以理解为对“象征主义重组”的一种“补充”(supplement)。当这种着意的“补充”以事实上更为永恒和更具有哲理性的简明形式出现时，也就更带有危险性和目的性，它再也不是简单情感的简单表达。据安德森自己透露，这篇小说在成型之前曾几易其稿，最后才接近他的本意。显然，这种所谓的“简单”是有所用意的。通过简单的语言，作者激起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正如斯莫尔(Judy Jo Small)所指出的，“尽管故事的叙述是如此简单和自然，但《林中之死》的结构极为复杂。”(Small, 345)赖特(Wright)也认为，这种手法具有“自然性”和较少雕凿的特点，同时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加强了“戏剧性效果”，“当读者难以品出个中味时，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带着冲击力扑向读者”(Wright, 263)故事的简明实际上成了读者的理解障碍，从而增加了寓意的复杂性。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故事中的叙述人，便可对语言和情节的简明性有更深层的理解。叙述人对故事一无所知，更不可能用复杂的语言和情节去讲述它。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格兰姆斯(Grimes)太太的简单动作，自然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他本人。

事实上,小说的中心不在格兰姆斯,而在叙述者本人。老妇人的死触动这位不知名的叙述者去回忆他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显然他对事情的细节已模糊不清,没有确切的把握,他也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作品所采用的最明显的叙事手法是让读者感到叙事人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意思,难以用确切的词语道出故事的真谛。故事情节及语言的简明性恰恰反映出叙事者的困惑。也给我们一个暗示:外在的或显而易见的形式特性可以隐藏复杂的和有待挖掘的精神实质,从而使我们可以相信所谓的“简明”实质上并非简明。

然而,一旦把兴趣转向叙事者本人,我们就会发现《林中之死》的耐人寻味的语言形式并非是小说的真正魅力所在,从而可以引出对该小说形式的进一步发掘。

魔幻般的形式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故事中的主人翁不是最后死去的格里姆斯太太,而是看到死者身体的那位男孩,即后来的叙述人。男孩从中明白了一些意义,特别是这位女人的一生和她的死所具有的意义。故事中的现实渐渐地“融合”,最后达到故事的结束,即自身“形式”的显现。这就是叙事者在故事末尾所说的“一件完整的事物有其自身的美”,更确切地说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安德森在他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所谓的形式:

我觉得所有从事艺术实践的人都以不惜追求秩序为开始。我们想把某种东西带进意识中来,这种东西总是存在着,可又总是捉摸不到……我深信就形式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深层的感觉问题。你究竟有多么深的感觉?去尽可能深层地感觉它,你会从内心有一种折磨感并受到强烈的驱动,直至形式最终出现。我觉得这一切必定以某种方式与某种东西联系在一起,对此我除了称其为“morality”以外再也无法用更恰切的词来描述。我认为一位作家如果不终身为追求这种形式而奋斗就等于背叛了这种“morali-

ty”。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以我的思维方式,这种“morality”可以说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的“morality”。(Anderson, *Letters*, 387)

按照笔者的理解,安德森所说的“morality”是指通过某种几乎是感觉不到的或是微妙而缓慢的秩序所追求到的一种所谓“魔幻般”的东西。显然,只有创造该故事潜在意义的叙述人才能体会到这种过程。就此进行讨论并探究劳里(Jon S. Lawry)所提出的“感悟的整体性”以及叙述人创造意义的过程是十分有价值的。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叙述人吸取了现实中的格里姆斯和她所象征的理想美的某些方面,他最后显露出自己是艺术家。这位躺在雪地里的女人在当时在场的男人们眼里成了“美丽的少女”。但毫无疑问,发现这个女人的身体并不是整个过程的结束,这种极致的美可以是一种幻觉。正如劳里所指出的,“对于男人们和当时这位小男孩来说,发现这位女人的真实姓名反过来使他们已经亲眼目睹的极致美消失殆尽”(Lawry, 123)。只有那位成熟的男人发现并且吸收了这位女人的两面性。读者被带入了几乎和叙述人相同的意识过程,和他一起去同另一种生命沟通。

正因为这种复杂性,意识秩序可以具有不同的模式。据形式主义批评家乔斯林(Sister Mary Joselyn)的分析,《林中之死》经历了四种转化:格里姆斯太太经历了一种“变态”般的过程,从一位少女变成妇人、喂养者和受害者,然后又凝成“永恒的”少女“化身”;而那位叙述人则从少年到青年最后迈入老年;那群狗几乎转化成了狼;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创造故事的故事”(story of creation of story)中,具体的故事情节或“事实”通过一个选择的过程被转化成了“艺术作品”(Joselyn, 256 - 257)。不论整个过程是否以真理的显现即美的显现而告终,也不论叙述人最终成为了艺术家这一事实,问题在于叙述人似乎无力道出真正的寓意,也难以说清楚他是如何知道这些细节的。然而人们也许会问,这位叙事者如何会这般欲说不能?叙事者的“无力”的解释并不是作者的“无能”。显然,作者是要以此表明艺术不是记者的笔录,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记

载,更不是想像出来的虚幻的东西。艺术产生于外在现实和内在感受的结合,这是领悟力和创造性的共同产物。叙事者道出这样的自白:“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安德森是要让读者看到,故事总是被编造出来的,同时也看到如何通过记忆的相互作用来创造艺术。

我们可以坚持认为,向最后的美转化必须也必定是一个“直线型”的过程。但如果从解构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这种直线效果在该小说中是受到削弱而不是得到加强的。加多(Frank Gado)指出,“对故事的确定的推断一直在渐渐消失,直至最后格里姆斯太太的故事的真实性完全消失”(Gado, 18)故事的叙述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样的情形。这是理解《林中之死》的关键点。叙事者只是当时的目击者,故事的所有细节都是根据传闻或根据别人和自己的模糊经历描述出来的。正如叙事者所说,这些传闻已经不具有“真实的色彩”,只是“完全不着边际”的“猜测”。安德森把故事建立在模糊和不确定的基础上。只有读到最后,格里姆斯太太的故事的真实性才完全消失,展现出来的是故事真正的寓意:

The whole thing, the story of the old woman's death, was to me as I grew older like music heard from far off. The notes had to be picked up slowly one at a time. Something had to be understood

. . . A thing so complete has its own beauty.

I shall not try to emphasize the point. I am only explaining why I was dissatisfied then and have been ever since. I speak of that only that you may understand why I have been impelled to try to tell the simple story over again. (Anderson, *Death*, 1103)

故事似乎在一幅静止不动的画面中结束——那位女人苍老而疲倦,然而却年轻得令人不可思议,她静静地躺在雪地里。狗正围着她奔跑,象征着所有依赖她喂养的活着的生灵。这种情景以其极致美而触发了叙述人的想像。然而,故事的根本所在并不是其

象征意义,而是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个故事的需要;不是寓意本身而是寻求理解这种寓意的某种方式。故事的产生过程不仅体现了故事自身的功能,而且成为了最终目的。

自身创造的隐喻

安德森对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所做的实验和创新受到了极高的评价,他被视为最早创造现代小说样式的开拓者之一。人物和情节不再作为描写的主题。尽管安德森也采用通常的素材作为故事的源泉,但他热中于带有自我意识地去使用技巧、语言、感性认识和想像。读者得到的不是生动的描写,而是“模式”“刻意创造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带有讽刺意义的荒唐。”(Thomas Kennedy, 59)在安德森研究中颇有见解的肯尼迪发现作者所追求的是比仅仅使用技巧更有意义的探索——把小说作为自身创造的隐喻。小说的自身过程是最终存在主义的表达,即小说最终的目标。换句话说,小说本身就是关于其自身产生的过程。“创造小说的过程”被用来隐喻“人类认同性”的创造。不管认同性是心理上的还是思虑的,这种隐喻被认为是该小说的主题的核心。

《林中之死》当然可以被视为最杰出的现代派小说之一,更确切地说,它是元小说(metafiction),即“关于小说的小说”的代表作。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隐喻空间,以便让读者去探索;它所等待和迎合的是成熟的读者。有些艺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为人所接受或理解,可到头来还是存在争议。事实上,安德森给我们提供的这一现代文学样式的杰出典范对读者乃至评论家们来说仍然是个谜。区分文学和生活之间界限的传统误区是影响对《林中之死》的理解的主要障碍。肯尼迪竭力提出生活是不可能创造艺术的,这两者是分隔的。《林中之死》是由第一人称叙事者所讲述的,读者必须辨认出叙事者和真正的作者,并将他们区分开来,真正起作用的是叙事者而不是故事的真实情节。正如肯尼迪所阐述的,“每一部小说都是由一位虚构的人物来叙述的”。当读者开始认为叙事者确

有其人时，“他便脱离了虚构小说的范围——这是一个‘中间地带’，是文字赖以存在于物质和思想之间的地方”（Kennedy, 61）。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而成为外来者或旁观者。他看到了艺术创造的全过程。

通过接受肯尼迪的分析，我们会相信艺术和现实是相互独立的：艺术是人所创造的，现实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千世界。如果混淆不清，就等于没有分清什么是感性的和什么是被感知的对象，或什么是描述和什么是被描述的对象。虽然小说是真实生活的人为“重组”，是真实和想像的融合，是“半人半羊”，是根据作者的审美标准来安排秩序的，但小说并不保证其描述的内容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反映。肯尼迪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形而上学的。他忽视了现实的意义和其对人为的想像和重组所起的最有影响力的作用，但他反复使用“事实”这个词，从而说明他意识到事实的存在和作用。事实上，“元小说”与人对外在世界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它不是纯粹的技术性产物，它的生命在于现实生活。《林中之死》最终是关于生活的小说而不是“小说的小说”，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似乎只有小说本身在“说话”。我们不妨设想这样的一个行为艺术的例子：如果行为艺术家把自己的身体绑在吊车臂上，自己的头发被当做画笔来作画，那么他想表现的便不仅仅是机械过程或机械动作本身在形成艺术，而是表现艺术家和人，乃至他的思想可以作为工具，甚至可以成为工具的奴隶。文学艺术的现实主题总是存在着，不管它是被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故事中的精神升华被认为是“死”后的最后“实现”，而在现实生活中，“美”也可以以“死”而告终，或变成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可以存在下去，但也可以因为死去的是位老妇这一事实而荡然无存。事实上，不管极致的美是否在死后仍然存在，不管这是事实或是理念，这女人的身体和她的一生都在让读者做出判断。这决不是叙事者的感悟或是作者的想像所能左右的或道出的。现实和外在世界总是在说着话，在讲述着。在这里我们不是想去简单地否认小说作为一种隐

喻有着自身创造的价值,也不否认叙述人的微弱和笨拙的表达反而使得故事推向了表达的高潮。但如果我们理解到拙笨不仅仅是叙事者的困惑,也是作者和读者的困惑,那么故事从事实发展到神秘,从回忆发展到想像这一过程本身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现实。

至此我们有理由对“元小说”的艺术和写实因素都给予注意。如果按照超验的分析认为《林中之死》所包含的真正故事是叙事者一生所寻求的故事,即艺术家的想像如何才能感觉到纷乱的因素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如何才能发现遥远的事情那种相关联的本质,如何才能听到联结它们的“乐声”,那么这种分析源自这样的认识:虽然我们把美的形象归咎于事实,归咎于现实人的意识,这种形象能实现自我的超越,把人类带进想像之中。笔者似乎觉得,《林中之死》的真正隐喻是人不可能区分想像和现实。在这个故事中,只有含糊性在说话。

(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Sherwood Anderson, "Death in the woods",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George McMichael, Sixth Edition, V. II,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1997.

Sherwood Anderson, *Letters of Sherwood Anderson*, Ed. Howard Mumford Jones and Walter B. Rideout, Little, Boston, 1953.

Sherwood Anderson, *A Story Teller's Story*, Ed. Ray Lewis White, Press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leveland, 1968.

Clare Colquitt, "The Reader as Voyeur: Complicitous Transformations in 'Death in the Wood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 32 Summer 1986, p. 175 ~ 190.

Martha Mulroy Curry, *The "Writer's Book" by Sherwood An-*